

從肉身俗世飛出心靈自我

——感受劉虹詩歌《向大海》 行邁

讀完劉虹的詩歌《向大海》，我閉上雙眼。彷彿之中，大海變成一面比天空還要大的鏡子。我肉身苟居的俗世里那埋汰的虛偽和欺騙，都在鏡子里競相裸現，是那麼地滑稽和齷齪，那麼地慘不忍睹：俗世里，“夕陽自焚”在“粗野的世界”；所有“英雄的自白”都在大海的鏡面發出“深沉的嘆息”（1）。

讀完劉虹的詩歌《向大海》，我俯視自身，頃刻之間，自己已被鑄錠為一塊礁石，大海成為我魂牽夢繫的來世。現世對我所有的禁錮，在海浪撲來時崩塌成細微的碎片；可是當湧潮退去，我又回到那寸步難移的現實，面向大海，只能等待再一次地崩山摧的夢浪襲來。那是我向母親般大海的擁撲，而“每一次撲向你，都是向你訣別”。

讀完劉虹的詩歌《向大海》，我躊躇滿志，像小女人，被偉岸的大丈夫捧舉而起。俗世中的殘酷與欺凌，被海浪般寬闊的胳膊推到天邊。我不須再忍受它們，堅定地拋棄了那“奴隸的寬容”（2）。“一片白帆的瀟灑”為我“高高把位”，將我“絕世的孤獨”拋灑在“勃奮的剽悍之體”。

讀完劉虹的詩歌《向大海》，我放飛夢想，讓自己“成為精血充盈的男人”。世俗的苟且和忍耐，被海浪一波一波地掩埋。我以“嶙峋的浪峰宣誓反抗”，

要為“東方的性徵”添加“一頁補白”，以“不羈的自由”像闊浪般“從全方位包抄而來”。朝霞將“波濤托舉為開花的時辰”，在過去的“死亡之上，部署切膚之痛的——愛！”

讀完劉虹的詩歌《向大海》，我遙望海平面，將“九死不悔的理想主義者”（3）進行到天涯海角。我要將人民的實際遭遇和歷史命運寫上藍天，並讓大海將其映射為“詩意的棲居”（4）。一級作家的劉虹，把“女人”一詞中的“人”字寫成了大寫，她把“瑩潔之軀展開為情書的段落”，讓“青春的線條如月光滑翔”，被天下“細細認讀，或是節選”。她要在秦皇島邊攜帶上所有的青春（5），面向大海，從“肉身俗世”飛出心靈的自我（6）。

註：（1）文中引號擇錄的是《向大海》的詩句或詞語，除非另外標註。

（2）劉虹在澳洲演講稿中的用詞。

（3）劉虹在澳洲演講稿中引用的讀者對她的評語。

（4）劉虹在澳洲演講稿中引用的評論界對她詩歌的評語。

（5）劉虹以《向大海》等詩歌參加1987年8月詩刊社第七屆全國青春詩會（地點秦皇島）。

（6）劉虹在澳洲演講稿中的用詞和用意。

澳華新文苑

第1209期（B）

遇見劉虹——在劉虹研討會上的發言 梁曉純

劉虹，大名鼎鼎。她人在深圳，享譽全球。我所知道的，是何與懷博士對她的作品大加讚賞，曾寫過文章專門介紹她。張奧列老師與她相熟多年，很早就為她寫過詩評。而對於我來說，只停留在她是一顆遙遠的明星，一種符號，未曾想過會與這樣一位大詩人有什麼交集。要感謝《世華週刊》社長張輝先生和一眾來自世界各地的作家藝術家們，精心籌備了今年在澳大利亞召開的世華筆會年會，使我不期地結識了仰慕已久的劉虹姐。

首次讀到劉虹的作品，是張奧列老師發給我他的一篇詩評，那首詩的題目是《你的注視》，那首小詩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後來又讀到了她的《致乳房》、《向大海》、《打工的名字》等著名詩作，深感震撼。

作為一名以女性詩歌為鮮明特徵的詩人，劉虹本人所追求的是要：“先成為人，再成為女人。她曾這樣表述過自己的寫作理念：

一個人選擇了詩，不僅僅是選擇了一種言說方式，而是選擇了一種生存方式。因此，詩寫者最終的問題，也許不在於“寫什麼”，甚至也不在於“怎麼寫”，而是你自身“是什麼”——噴泉裡噴出的是水，血管里流出的是血。還是那句老話：追求詩品與人品的統一。詩寫的歷程，首先是靈魂熔鑄的歷程。我始終看重作品所體現出的心靈的力量、人格的力量，以及對價值立場的自覺堅守。作為女性詩寫者，我秉持“先成為人，才可以做女人”的存在邏輯，不在詩寫中把自己超前消費成“小女人”。追求大氣厚重的詩風，貼地而行的人文關懷，理性澄明的思想力度和視野高闊的當下關注……

上面這些劉虹都做到了，所以，當在微信里聽到她給我的語音留言時，那個輕細柔潤的聲音使我吃了一驚。稍後瞭解

到，她從小經歷坎坷，先是隨父輩從北京遷徙到了大西北的新疆，后又隻身奔赴深圳，多年來顛沛起伏的生活使她的身體一直不好。而儘管在這樣的境況下，她依然選擇了以詩為伴，將自己所有的能量與熱情獻給了詩。她身體纖弱，卻脊樑筆直。即使是女性題材，其內驅力也都來自她對社會存在和個體及族群生命的痛切感！她感佩俄羅斯女詩人阿赫瑪托娃，說她的詩——“無論多麼粗粁惡劣的環境、長久的暴政打擊，都侵蝕不了詩人那顆優雅高貴的心。”……“苦難可以造就出悲壯和堅韌，也可以造就出鄙俗和卑怯——就看什麼樣的民族精神作底子了。她為阿赫瑪托娃那俄羅斯民族精神氣質中那種“苦難中堅守的高貴”而感動和震驚！

我似乎理解了為什麼何與懷博士將給劉虹寫的評論文章命名為《痛苦是她詩歌的源泉》，那首《致乳房》就是典型的例證。而且，這痛苦已經遠遠超越個體的一己之痛，她本身就是一個大寫的人，關懷的是整個的女性群體，乃至整個的人類。

關於劉虹和她的詩，已經有太多的名家和她本人給予了精準而深刻的剖析，我只想說，認識劉虹是我的幸運，她是一位傑出的詩人，也是一位很有著悲憫情懷的思想家，她以她羸弱多病的肉身之軀，從人生的煉獄中烘托出一個高貴的靈魂，使它馳騁於天地之間，虔誠地在詩的道路上一路修行，造就出對人類有著母愛般情感的博大胸懷，堅強而壯麗。

在準備這篇發言稿的時候，窗外的藍天上飄著一朵朵乳汁一樣濃濃的白雲，悉尼的秋光正好。此時我想起了劉虹手術前的那場虛驚，而她在寫作《致乳房》的時候，那處在嚴峻體驗下的惶恐進而對生命極度虔誠的感受是真實不虛的。

盼望著與劉虹姐的相會。

悉尼詩詞協會五月文化論壇及教學講座啟事

悉尼詩詞協會將於2025年5月28日（週三）上午10時-12時在詩會活動中心舉辦文化論壇。主講人：著名中醫師兼知名國畫藝術家譚文華，主講題目：《中醫冬季養生漫談》。歡迎有興趣者參加。

譚文華教授，是澳大利亞中醫學會資深顧問、學術委員會成員。她多才

多藝，既是有幾十年臨床經驗的資深主任中醫師，又是享譽海內外的著名藝術家，國家正式評定的高級工藝美術師（正高級職稱），作品曾獲國家級“美術百花獎”，多次在海內外（美、加、日、港澳、臺灣等地）舉辦個人畫展與講學，1997年定居澳大利亞。

詩會活動中心地

址：60 Prospect St Erskineville NSW 2043

另告：詩會活動中心5月份教學講座有程立達老師開講《絕句章法淺說》（5月21日）。

本會的論壇和教學活動全部免費，歡迎詩詞愛好者報名參加。聯繫方式：微信：wqzhou8888；Email:yinfeng6869@gmail.com

四

（接上期）三十年來，劉虹寫出一首首令人矚目的詩章，也奠定了她在中國詩壇的獨特位置。她自己較喜歡的代表作是：《向大海》、《故鄉》、《夜讀郭路生》、《歡樂》、《探月》、《西部謠曲》、《一座山》、《致乳房》、《打工的名字》、《說白》、《我歌頌重和大》……閱讀這些詩章，誰都會有所覺察：顯然，劉虹選擇了一種“用生命寫詩”的詩寫姿態。而她選擇了這種詩寫姿態，肯定就是選擇了生活的冒險與苦難。

那麼，是什麼造就了這樣一個劉虹呢？

我第一次見到劉虹是在2002年12月，當時我從遙遠的南半球來到中國六朝古都、歷史文化名城南京，參加第七屆國際詩人筆會。開幕前一天下午空檔，同是詩會代表的劉虹和香港的海戀來約我去拜訪南京的《揚子江》詩刊社，該刊剛剛發表了劉虹的作品，她已經與子川主編約好。於是我見到一位年近中年的女子，身穿火紅的大衣，整潔自愛；性格也很火紅，熱情爽朗，一見如故。

這就是劉虹。她送我一本她新出的詩集，書名是《結局與開始》。我說怎麼是北島的味道，她說她開始寫詩並在詩壇小有名聲的時候正是北島的時代，《結局與開始》的確是仿用北島一首詩的標題《結局或開始》，是概括她當時生活的“臨界狀態”——希望舊的結束，新的開始，雖然無論在生活還是寫作上，至今都難以對這一狀態有效突破，她說是作為一種積極的自我期待吧。

與結局、開始相關，劉虹迄今經歷了她生命中兩次流浪。

第一次流浪，是“文革”後期。剛讀中學的她隨軍隊總部的父母發配，從北京赴新疆。四天四夜，再加三天長途汽車，天蒼蒼，野茫茫，越走越荒涼。但西出陽關、有所隱忍的大悲壯，和第一次看戈壁日出、撞擊心靈的大感動，無疑為她五年後在邊陲戈壁開始詩的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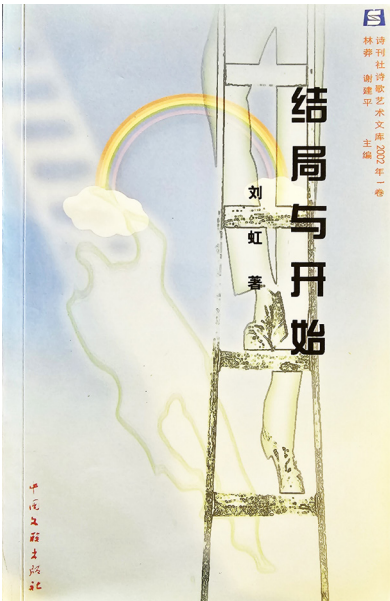
痛苦是她詩歌的源泉：解讀劉虹

何與懷

鴉、直至十年後參加《詩刊》社主辦的全國青春詩會，這一段與詩結緣的歷程，鋪就了她人格的最初底色；而被大西北廣袤襟懷和浪漫激情的深刻熔鑄，則註定了她詩的今生今世。她在大西北一住十年。

一九七六年她開始在《詩刊》發表作品時，跟朦朧詩一代人北島、舒婷他們的創作主題比較接近，是對傳統的叛逆。但她那時主要是批判的角度，而個人生存的痛切感遠遠不如後來在深圳那樣深切。在北京解放軍總部優越的環境長大的她，那時還沒有真正體驗過底層的東西。最早讓她受震動、開始思考是一九七一年的林彪事件。還有上大學以後接觸到被打成“5.16分子”逃到西北的、思想解放比較早的老紅衛兵，對她影響比較大，這也部分解釋了她為什麼跟朦朧詩思想淵源比較近。

一九八七年春，劉虹經歷一場情感重大打擊以致罹患傷寒，報了病危。當年底，重症初愈、不待好好休養，卻草草收拾行李：右手一隻小



■劉虹詩集《結局與開始》

皮箱（內藏一本《里爾克詩選》），左手一隻編織袋（裝有一個300W小電爐），茫茫然登上南下的飛機獨闖深圳，開始了她生命的第二次流浪。

這樣，時代與社會就在劉虹身上製造了一個奇特的現象：自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市場經濟大潮空前釋放了人的慾望，出現大面積的人心失守，道德淪喪；而她恰恰在深圳這個人性大實驗場的地方堅持她那種精神高蹈的詩寫，好像在跟商業社會唱反調。她說，這既是出於無奈，也是一種奮爭，更多的是和自己較勁——看與“權力市場經濟時代”格格不入的她，能活出多少生命能量來。

隻身闖深圳的第二次流浪，所贈予劉虹的生命體驗，可謂五味俱全，她覺得至今還很難說已梳理清楚。但有一條可謂最大的收穫，就是自己的人格經受住了“破壞性試驗”。像她所自我調侃的，她是個“徒有其名的深圳人”——多年來世俗功利上無所求獲，她只能按自己的價值觀，在世俗利益上有意識地自我放逐，以保存有限的心理能量來調節身心平衡，追求人格健康。她對精神生活有著非常強烈渴望，如果有半口飯吃，就會想著精神上的追求。她苦苦思索：文化人在這個遠未合情合理的境遇中，如何找到存在的座標，在物慾橫流、價值錯位中守望靈魂、完善人格、不迷失自我？她發現，這不僅僅是當今文化人面臨的問題，它也程度不同地體現著各色人等、包括“成功人士”的永恆惶恐——你是誰？你到底要什麼？你如何要？這是正常人性最深處的疑問，也是人類亙古以來面對自身的永恆追問——這便是人類開啟心理健康、人格健全之門的鑰匙。社會轉型期、商品經濟大潮中出現的道德淪喪、精神委瑣和人性異化的所謂“現代病”，就是在滾滾紅塵中弄丟了這把鑰匙。而劉虹堅定地緊握著這把鑰匙，拒絕名利物欲誘惑，拒絕把淺近的目標當作歸宿，拒絕把手段當成目的。（未完）